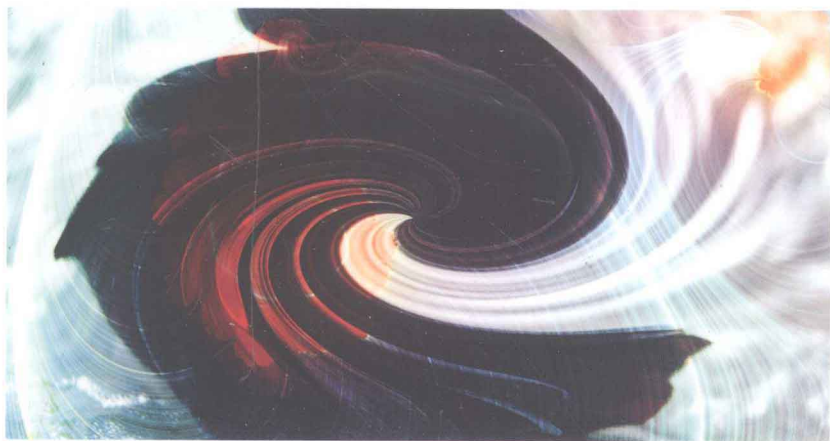


史上最全最美最值得珍藏的名家经典，读者遍布华人世界
流传一个世纪的文字，打动亿万读者的心灵，影响几代人的幸福人生

★ ★ ★
超值金版
29.00
★ ★ ★

郁达夫

大全集



郁达夫 著

这是乱世红尘中的情感怒放，这是忧郁王子的内心真实独白！

一个柔弱多情才华横溢的乱世才子，

一段细行不检大节无亏的跌宕人生。

他像一个伤感的旅行者，用文字打发寂寥的时光……

文学是他与生俱来的“血液”，爱恋是他始终的灵魂“追求”。

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胡愈之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史上最全最美最值得珍藏的名家经典，读者遍布华人世界
流传一个世纪的文字，打动亿万读者的心灵，影响几代人的幸福人生

郁达夫大全集

郁达夫◎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郁达夫大全集/郁达夫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104-3198-2

I. ①郁… II. ①郁…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4080号

郁达夫大全集

作 者: 郁达夫

责任编辑: 赵 涛 刘继贤

排版设计: 刘 杰 于超英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河北固安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446千字

印 张: 26.25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3198-2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献

词

“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颗安慰我，体谅我的心！”郁达夫这样毫无避讳地袒露自己伤感的心，沉沦的情感，这注定了他风雨坎坷、跌宕起伏的一生。再读其作品，心情颇难平静，不由得伴随诗人一道洒下了共鸣的热泪！

那些看似“悲哀”般的文字背后，是他那颗超乎寻常的情种。这颗无比饱满的情种，有对自然之情，对爱人之情，对弱者之情以及对国家与民族之情。

前 言

在风云激变、动荡不安的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坛需要像鲁迅那样在黑暗中不断挥笔、尽情呐喊的斗士，需要像郭沫若那样讴歌生命、崇尚激情的时代强音，抑或需要像徐志摩那样呼唤青春、点燃希望的灿烂。然而，郁达夫却在《沉沦》中说：“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颗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他这样毫无避讳地袒露自己伤感的心、沉沦的情感和火热却又孤寂的处境，那似乎就注定了他风雨坎坷、跌宕起伏的人生。

1921 年《沉沦》的出版，仿佛向文坛海洋中投入了一块巨石，引起了轩然大波。《沉沦》因为它“哀怨”“呻吟”的时代主调马上成为了“五四”文学的另类代表，给郁达夫这位年轻的作家带来了荣誉，同时也因为里面惊世骇俗的性苦闷等描写给他带来了责难，甚至谩骂。而这，还只是个开端。在郁达夫短暂的一生中，不只他的作品受到争议，还有他对国家的态度，他的几段感情经历，都成了人们议论的谈资，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对郁达夫，誉之者不少，毁之者也很多。赞他的人，说他是文坛的天才，艺术的大师，浪漫的文人，革命的烈士；贬他的人，骂他是颓废的代表，堕落的作家，病态的花痴，卖国的汉奸。虽然时间在流逝，时代在变迁，但对郁达夫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



郁达夫

1992 年，在接受新加坡记者采访时，年逾六十的郁达夫的儿子郁飞说：“我的父亲是一位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致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刻意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郁飞作为郁达夫的亲人中和他生活最久、了解最深的人，这些话不仅说得诚恳，而且还很中肯。

是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不是圣人，他只是一名文人。所以，我们暂且丢掉那些强加给他的衡量标准，只看作为文人的郁达夫是怎样的吧。

相信作为文人，郁达夫的文学才能无人怀疑，但他的文学思想却是被争论的焦点。郁达夫性格真诚而坦率，坦率到他用锋利的刀来解剖自己时，还带着自我陶醉的苦笑。郁达夫的文学主张是“文学作品，就是作家的自叙传”，所以他以“辞绝虚伪的罪恶”“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为写作宗旨，就算别人笑他、非议他，他也不改变。但他

这种坦率的态度，无疑就会招来风波，其中对他作品最大的攻击就是自叙传中的“性心理”描写和“颓废思想”了。

首先，关于“性心理”的描写。郁达夫那种敢写敢说的性格和“赤裸裸地把自己心境写出来”的文学主张，就意味着他在文学创作中会完全将自己的心交给读者，就算是虚构文体的小说，也带上了他自叙传的色彩。于是，他的身世、思想、感情、性格、癖好，甚至是自己的性苦闷、病态幻想也大白于天下。例如，他在代表作《沉沦》里的大胆表白。这样的表白当然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感，更让那些不敢与封建道德决裂的文人，把矛头指向他，一时间烽烟四起。而郁达夫自己也曾自传里自嘲说过有过女作家向“中央”（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去哭诉他是颓废、下流、恶劣的作家，主张禁绝他的书的事。他也曾写信去向周作人倾诉“上海所有文人都反对我，我正在被迅速埋葬，我希望你是给我唱悲哀的挽歌的最后一人”。其实，郁达夫作品中所表现的“性苦闷”不只是他己的感受，而是当时受旧社会的压迫而窒息的青年一代们共有的精神苦闷，这是一个隐而不语的社会问题，但只有郁达夫剖析自己写了出来。结果，周作人真的成为了第一个站出来为郁达夫的小说进行正面评论的人，他认为“《沉沦》中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无不道德的性质”，因此，他认为《沉沦》是一件艺术品。并且，当时肯定郁达夫作品的艺术价值的不仅是周作人，成仿吾、唐弢等文人也作了肯定。就连鲁迅的一篇小说里都提到了当时许多人都喜欢看这本小说，可见当时郁达夫的作品影响力有多高。而后郭沫若也在《郁达夫》中说过：“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要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其次，是郁达夫作品中以落魄的游子、多病的青年等形象表现出来的伤感文学中的“颓废色彩”。当然，这里有郁达夫在感到报国无门，满腔的热血不被人理解时的牢骚、抱怨、叹息和彷徨；也有强烈的感情得不到倾诉时的感伤、悲愤，甚至是病态的自我嘲弄。

但是郁达夫作品中的感伤主义和颓废色彩不只是他自己不如意的抱怨，还有他故作“颓废”的表现。郁达夫有意在他的小说中创造了一系列对生活充满了失意和颓废的情感，以及患有严重忧郁症的落魄知识分子形象，即“零余人”形象，用以展示那些刚刚从封建礼教的羁绊中觉醒了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苦闷。更是在表达对黑暗的社会和自己所处的军阀混战、最无价值的时代的不满。在这种环境下，郁达夫的颓废是想以一个弱者的形象向社会表达着青年的控诉，表现一种显而易见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倾向，虽说这种倾向不是很深刻，但鲜明的态度、强烈的情绪却也给这种倾向涂上了积极战斗的色彩。就如郁达夫在创造社的发刊词中所说的那样：“在这一个弱者处处被摧残的社会里，我们若能坚持到底，保持我们弱者的人格，或者也可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

由此看来，郁达夫作为文人，他的文学才能受到认可，他的文学思想得到支持，可谓成功。可是，仍然会有很多读者希望更完整、更全面地通过郁达夫的艺术全貌了解郁达夫本人。幸运的是，郁达夫是最大限度地将虚构和纪实文体统一起来的作者。通过阅读郁达夫以往的文字，他的形象就会活泼地站在每位读者的眼前，而我们就是希望能为读者朋友们提供一个更全面、更便捷地了解郁达夫作品及思想艺术全貌的平台。

为此，我们精心选编了《郁达夫全集》。郁达夫的生命虽然短暂，留给我们的文字

纪念却颇为丰富。以往关于郁达夫的作品也有很多，除小说集、散文集、日记集、游记等各种单行本以外，还有十几本一套的《郁达夫全集》若干版本。此次出版的《郁达夫大全集》在众多郁达夫作品中，拥有以下三个特色：

一、选材全面。与以往的单行本郁达夫作品集相比，此次出版的《郁达夫大全集》力求做到选择的类型最为全面。除文论、译文这些偏重学术性的文章外，我们尽可能地把郁达夫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收入其中，包括郁达夫本人最为推崇的能反应作者全面人格的“日记文学”；被不少文人学者称赞，甚至评价在散文和小说之上的格律诗；记录着郁达夫与亲人、爱人、友人交往内容的书信等。

二、篇目经典。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没有办法把所选择的郁达夫作品全部录入。但是，编者着重选择了那些经过时间的淘洗、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还有更能反映郁达夫自己情感变化和人生经历沉浮的日记、书信及诗词作品。

三、分类清晰。为了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郁达夫的散文作品，我们没有采取广义的散文的概念，而是把郁达夫的游记和自传划分出来单独编排，以求用更清晰的视角让读者领略郁达夫散文的魅力。

正如每个读者心里都有一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读了郁达夫文字的读者心里也会有一个自己构建的郁达夫形象。希望本书可以带给您一段美好的文字之旅，以贴近作者想留给世人的形象，可以帮助您丰富心中对郁达夫的印象。



郁达夫抱着儿子郁大雅
(1944年在印尼苏门答腊的
巴爷公务)

编者

目 录

小 说

银灰色的死	2	微雪的早晨	99
沉沦	8	迷羊	107
南迁	25	逃走	149
茫茫夜	46	杨梅烧酒	153
采石矶	60	她是一个弱女子	157
茑萝行	68	东梓关	198
青烟	76	迟桂花	203
春风沉醉的晚上	80	瓢儿和尚	217
薄奠	86	出奔	221
过去	92		

散 文

归航	238	志摩在回忆里	263
立秋之夜	241	光慈的晚年	266
苏州烟雨记	242	移家琐记	268
零余者	247	杭州的八月	271
小春天气	250	故都的秋	272
南行杂记	254	江南的冬景	273
一个人在途上	258	北平的四季	275
灯蛾埋葬之夜	261	日本的文化生活	277

诗 词

乡思	282	寄钱潮	282
客感	282	不忍池边晚步，过韵松亭小酌	282

寄浪华，以诗代简（四首）	282
犬山堤小步，见樱花未开，口占两绝	283
自述诗十八首（并序）	283
盛夏闲居，读唐宋以来各家诗， 仿渔洋例，成诗八首（录七）	284
题写真答荃君（三首）	285
己未秋，应外交官试被斥，仓卒 东行，返国不知当在何日	285
题剑诗	285
赠鲁迅	285
出昱岭关，过三阳坑后，车道曲 折，风景绝佳	285

读郭沫若氏谈话纪事后作（二首）	286
毁家诗纪	286
寄若瓢和尚（二首）	290
星洲既陷，厄苏岛，困孤舟中， 赋此见志	290
最后的慰安也被夺去	290
《芑萝集》献纳之辞	291
望仙门	291
卖花声	291
蝶恋花	292
风流子	292
扬州慢	292
采桑子	292

游 记

感伤的行旅	294
钓台的春昼	302
半日的游程	306
方岩纪静	308
仙霞纪险	310
杭州	312

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 巡游	314
超山的梅花	317
花坞	319
扬州旧梦寄语堂	320

日 记

丁巳（1917年）日记	326
盐原十日记	328
病闲日记	331

村居日记	335
沧洲日记	347
闽游日记	349

书 信

致奶奶	364
致郁曼陀、陈碧岑	364
致陈碧岑	365
致孙荃	366

致孙荃	366
致孙荃	366
致孙荃	366
致胡适	367

致周作人	367	致曹靖陶	375
致田汉	368	致王映霞	375
致《现代评论》编辑	368	致郭沫若	376
致王映霞	370	致陶亢德	377
致王映霞	370	致王映霞	378
致王映霞	371	致楼适夷	378
致王映霞	371	致戴平万	379
致李匀之	372	致许广平	379
致《荒岛》半月刊的同人	373	致戴望舒	380
致王映霞	373	致楼适夷	380
致王映霞	374	致戴望舒	381
致叶圣陶	374	嘉陵江上传书	381
致刘大杰	374		

自 传

所谓自传也者	384	远一程，再远一程！	394
悲剧的出生	384	孤独者	397
我的梦，我的青春！	387	大风圈外	399
书塾与学堂	389	海上	402
水样的春愁	392	雪夜	404



银灰色的死^①

上

雪后的东京，比平时更添了几分生气。从富士山顶吹下来的微风，总凉不了满都男女的白热的心肠。千九百二十年前，在伯利恒的天空游动的那颗明星出现的日期又快到了。街街巷巷的店铺，都装饰得同新郎新妇一样，竭力的想多吸收几个顾客，好添些年终的利泽。这正是贫儿富主，一样多忙的时候。这也是逐客离人，无穷伤感的时候。

在上野不忍池的近边，在一群乱杂的住屋的中间，有一间楼房，立在澄明的冬天的空气里。这一家人家，在这年终忙碌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活气似的，楼上的门窗，还紧紧的闭在那里，可是金黄的日球，离开了上野的丛林，已经高挂在海青色的天体中间，悠悠的在那里笑人间的多事了。

太阳的光线，从那紧闭的门缝中间，斜射到他的枕上的时候，他那一双同胡桃似的眼睛，就睁开了。他大约已经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在黑漆漆的房内的光线里，他的脸色更加觉得灰白，从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颧骨，同眼下的深深陷入的眼窝看来，他定是一个清瘦的人。

他开了半只眼睛，看看桌上的钟，长短针正重垒在X字的上面。开了口，打了一个呵欠，他并不知道他自家是一个大悲剧的主人公，又仍旧嘶嘶的睡着了。半醒半觉的睡了一忽，听着隔壁的挂钟打了一点之后，他才跳出了被来。胡乱地穿好了衣服，跑下楼来，洗了手面，他就套上了一双破皮鞋，跑上外面去了。

他近来的生活状态，比从前大有不同的地方。自从十月底到如今，两个月的中间，他每昼夜颠倒的，到各处酒馆里去喝酒。东京的酒馆，当炉^②的大约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妇。他虽然知道她们是想骗他的金钱，所以肯同他闹，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阳西下的时候，他总不能在家里好好的住着。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惯来，故意到图书馆里去取他平时所爱读的书来看，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他的耳朵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他的鼻孔里，也会有脂粉，香油，油沸鱼肉，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他的书的字里行间，忽然更会跳出一个红白的脸色来。她那一双迷人的眼睛，一点一点的扩大起来了。同蔷薇花苞似的嘴唇，渐渐儿的开放起来，两颗笑靥，也看得出来了。洋瓷似的一排牙齿，也透露着放起光来了。他把眼睛一闭，他的面前，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微微的在那里笑着。也有斜视他的，也有点头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脱下来的，也有把雪样嫩的纤手伸给他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总不知不觉的要跟了那只纤手跑去，同做梦的一样，走出了图书馆。等到他的怀里有温软的肉体坐着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是已经不在图书馆内的冷板凳上了。

昨天晚上，他也在这样的一家酒馆里坐到半夜过后一点钟的时候，才走出来，那时候他的神志已经变得昏乱而不清。在路上跌来跌去的走了一会，看看四面并没有人影，万户千门，都寂寂地闭在那里，

① 本篇最初发表时，署名 T. D. Y.。文末有一段英文附记：

The reader must bear in mind that this is an imaginary tale after all, the author can not be responsible to its reality. One word, however, must be mentioned here that he owes much obligation to R. L. Stevenson's *A Lodging for the Night* and the life of Ernest Dowson for the plan of this unambitious story.

② 当炉此指侍酒一类的工作。

只有一行参差不齐的门灯黄黄的投射出了几处朦胧的黑影。街心的两条电车的路线，在那里放磷火似的青光。他立住了足，靠着大学的铁栏杆，仰起头来就看见了那十三夜的明月，同银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他再定睛向四面一看，才知道清净的电车线路上，电柱上，电线上，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顶上，都洒满了同霜也似的月光。他觉得自家一个人孤冷得很，好像同遇着了风浪后的船夫，一个人在北极的雪世界里漂泊着的样子。背靠着了铁栏杆，他尽在那里看月亮。看了一会，他那一双衰老的老犬似的眼睛里，忽然滚下了两颗眼泪来。去年夏天，他结婚时候的景象，同走马灯一样的，旋转到他的眼前来了。

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岭，一面宽广的空中，好像有江水的气味蒸发过来的样子。立在山中的平原里，向这空空荡荡的方面一望，谁都能生出一种灵异的感觉出来，知道这天空的底下，就是江水了。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在平原的起头的区中，有几点人家，沿了一条同曲线似的清溪，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间。有一天多情多梦的夏天的深更，因为天气热得很，他同他新婚的夫人，睡了一会，又从床上走了起来，到朝溪的窗口去纳凉。灯火已经吹灭了，月光从窗里射了进来。在藤椅上坐下之后，他看见月光射在他夫人的脸上。定睛一看，他觉得她的脸色，同大理白石的雕刻没有半点分别。看了一会，他心里害怕起来，就不知不觉的伸出了右手，摸上她的面去。

“怎么你的面上会这样凉的？”

“轻些吧，快三更了，人家已经睡着在那里，别惊醒了他们。”

“我问你，唉，怎么你的面上会一点儿血气都没有的呢？”

“所以我总是要早死的呀！”

听了她这一句话，他觉得眼睛里一霎时的热了起来。不知是什么缘故，他就忽然伸了两手，把她紧紧的抱住了。他的嘴

唇贴上她的面上的时候，他觉得她的眼睛里，也有两条同山泉似的眼泪在流下来。他们两人肉贴肉的暗泣了许久，他觉得胸中渐渐儿的舒爽起来了，望望窗外，远近都洒满了皎洁的月光。抬头看看天，苍苍的天空里，有一条薄薄的云影，浮在那里。

“你看那天河。……”

“大约河边的那颗小小的星儿，就是象征我的星宿罢！”

“是什么星？”

“织女星。”

说到这里，他们就停着不说下去了。两人默默地坐了一会，他又眼看着那一颗小小的星，低声的对她说：

“我明年未必能回来，恐怕你要比那织女星更苦咧。”

他靠住了大学的铁栏杆，呆呆的尽在那里对了月光追想这些过去的情节。一想到最后的那一句话，他的眼泪更连续不断的流了下来。他的眼睛里，忽然看见一条溪水来了。那一口朝溪的小窗，也映到了他的眼睛里来。沿窗摆着的一张漆的桌子，也映到了他的眼睛里来。桌上的一张半明不灭的洋灯，灯下坐着的一个二十岁前后的女子，那女子的苍白的脸色，一双迷人的大眼，小小的嘴唇的曲线，灰白的嘴唇，都映到了他的眼睛里面。他再也支持不住了，摇了一摇头，便自言自语的说：

“她死了，她是死了，十月二十八日那一个电报，总是真的。十一月初四的那一封信，总也是真的。可怜她吐血吐到气绝的时候，还在那里叫我的名字。”

一边流泪，一边他就站起来走，他的酒已经醒了，所以他觉得有点寒冷。到了这深更半夜，他也不愿意再回到他那同地狱似的寓里去。他原来是寄寓在他的朋友的家里的；他住的楼上，也没有火钵，也没有生气，总只有几本旧书，横摊在黄灰色的电灯光里等他；他愈想愈不愿意回去了，所以他就慢慢的走上了到上野火车站

去的路。原来日本火车站上的人是通宵不睡的；待车室里，有红红的火炉生在那里；他上火车站去，就是想去烤火取暖，坐待天明的。



郁达夫学生时期

一直的走到了火车站，清冷的路上并没有一个人同他遇见，进了车站，他在空空寂寂的长廊上，只看见两排电灯，在那里黄黄的放光。卖票房里，坐着二三个女事务员，在那里打呵欠。进了二等待车室，半醒半睡的坐了两个钟头，他看看火炉里的火也快完了。远远地有几声机关车的车轮声传了过来。车站里也来了几个穿制服的人在那里跑来跑去的跑。等了一会，从东北来的火车到了。车站上忽然热闹了起来，下车的旅客的脚步声同种种的呼唤声，混作了一处，传到他的耳膜上来；跟了一群旅客，他也走出火车站来了。出了车站，他仰起头来一看，只见苍色圆形的天空里，有无数星辰，在那里微动；从北方忽然来了一阵凉风，他觉得冷得难耐的样子。月亮已经下山了。街上有几个早起的工人，拉了车慢慢的在那里行走，各店家的门灯，都像倦了似的还在那里放光。走到上野公园的西边的时候，他忽然长叹了一声。朦胧的灯影里，息息索索的飞了几张黄叶下来，四边的枯树都好像活了起来的样子，他不觉打了一个冷噤，就默默的站住了。静静儿的听了一会，他觉得四边并没有动静，只有那工人的车轮声，同在梦里似的，

断断续续的打动了他的耳膜，他才知道刚才的不过是几张落叶的声音。他走过观月桥的时候，只见池的彼岸一排不夜的楼台都沉在酣睡的中间，两行灯火，好像还在那里嘲笑他的样子。他到家睡下的时候，东方早已经灰白了。

中

这一天又是一天初冬好天气，午前十一点钟的时候，他急急忙忙的洗了手面，套上了一双破皮鞋，就跑出到了外面。

在蓝苍的天盖下在和软的阳光里，无头无脑的走了一个钟头的样子，他才觉得饥饿了起来。身边摸摸看，他的皮包里，还有五元余钱剩在那里。半月前头，他看看身边的物件，都已卖完了，所以不得不把他亡妻的一个金刚石的戒指，当入当铺里去。他的亡妻的最后的这纪念物，只质了①一百六十元钱，用不上半个月，如今却只有五元钱了。

“亡妻呀亡妻，你饶了我罢！”

他凄凉了一阵，羞愧了一阵，终究还不得不想到他目下的紧急的事情上去。他的肚里尽管在那里叽哩咕噜的响。他算算看这五元余钱，断不能到上等的酒馆里去吃一个醉饱，所以他就决意想到他无钱的时候常去的那一家酒馆里去。

那一家酒家，开设在植物园的近边，主人是一个五十光景的寡妇，当炉的就是那老寡妇的女儿，名叫静儿。静儿今年已经是二十岁了。容貌也只平常，但是她那一双同秋水似的眼睛，同白色人种似的高鼻，不识是什么理由，使得见过她一面的人，总忘她不了。并且静儿的性质也和善得非常，对什么人总是一视同仁，装着笑脸的。她们那里，因为客人不多，所以并没有厨子。静儿的母亲，从前也在西洋菜

① 只质了：只当了。

馆里当过火炉的，因此她却颇晓得些调羹的妙诀。他从前身边没有钱的时候，大抵总跑上静儿家里去的，一则因为静儿待他周到得很，二则因为他去惯了。静儿的母亲也信用他，无论多少，总肯替他挂账的。他酒醉的时候，每对静儿说他的亡妻是怎么好，怎么好，怎么被他母亲虐待，怎么的染上了肺病，死的时候，怎么的盼望他。说到伤心的地方，他每流下泪来，静儿有时候也会陪他落些同情之泪。他在静儿家里进出，虽然还不上两个多月，然而静儿待他，竟好像同待几年前的老友一样了。静儿有时候有不快活的事情，也都会告诉他。据静儿说，无论男人女人，有秘密的事情，或者有伤心的事情的时候，总要有一个朋友，互相劝慰的能够讲讲才好。他同静儿，大约就是一对能互相劝慰的朋友了。

半月前头，他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消息，只听说静儿要嫁人去了。因为不愿意直接把这话来问静儿，所以嗣后他只是默默的在那里观察静儿的行状。心里既有了这一条疑心，所以他觉得静儿待他的态度，比从前总有些不同的地方。有一天将夜的时候，他正在静儿家坐着喝酒，忽然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静儿见了这男人，就丢下了他，马上去招呼这新来的男子；按理这原也是很平常的事情。静儿走开了，他只能同静儿的母亲说了些无关紧要而且是无味的闲话。然而他一边说话，一边却在那里注意静儿和那男人的举动。等了半点多钟，静儿还尽在那里同那男人说笑，他等得不耐烦起来，就同伤弓的野兽一般，匆匆的走了。自从那一天起，到如今却有半个多月的光景，他还没有上静儿家里去过。同静儿绝交之后，他喝酒更加喝得厉害，想他亡妻的心思，也比从前更加沉痛了。

“能互相劝慰的知心好友！我现在上哪里去找得出这样的—一个朋友呢！”

近来他于追悼亡妻之后，总想到这一段结论上去。有时候他的亡妻的面貌，竟会同静儿的混到一处来。同静儿绝交之后，他觉得更加哀伤更加孤寂了。

他身边摸摸看，皮包里的钱只有五元余了。他就想把这事作了口实，跑上静儿的家里去。一边这样想，一边他又想起《坦好直》（“Tannhaeuser”^①）里边的“盍县罢哈”（Wolfram von Eschenbach）^②来。

“千古的诗人盍县罢哈呀！我佩服你的大量。我佩服你真能用高洁的心情来爱‘爱利查陪脱’。”

想到这里，他就唱了两句《坦好直》里边的唱句，说：

Dort ist sie; —nahe dich ihr ungestoert!

……

So flieht fuer dieses Leben

Mir jeder Hoffnung Schein!

(Wagner's *Tannhaeuser*)^③

（你且去她的裙边，去算清了你们的相思旧债！）

（可怜我一生孤冷！你看那镜里的名花，又成了泡影！）

念了几遍，他就自言自语的说：

“我可以去的，可以上她家里去的，古人能够这样的爱她的情人，我难道不能这样的爱静儿么？”

看他的样子，好像是对了人家在那里辩护他目下的行为似的，其实除了他自家的良心以外，却并没有人在那里责备他。

慢慢的走到静儿家里的时候，她们母

① 应作 Tannhäuser，通译汤豪泽（约 1200—约 1270），德国抒情诗人，后成为一个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作为职业爱情歌手，他曾经为许多贵族恩主效劳。瓦格纳曾以他的传说为题材，写过音乐剧《汤豪泽》。

② 通译沃尔夫拉姆·封·埃申巴赫（约 1170—约 1220），德国诗人。

③ 出自瓦格纳的《汤豪泽》。ungestoert 应作 ungestoert。

女两个，还刚才起来。静儿见了他，对他微微的笑了一脸，就问他说：

“你怎么这许久不上我们家里来？”

他心里想说：

“你且问问你自家看吧！”

但是见了静儿的那一副柔和的笑容，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所以只回答说：“我因为近来忙得非常。”

静儿的母亲听了他这一句话之后，就佯嗔假怒的问他说：

“忙得非常？静儿的男人说近来你时常上他家里去喝酒去的呢。”

静儿听了她母亲的话，好像有些难以为情的样子，所以对她母亲说：

“妈妈！”

他看了这些情节，就追问静儿的母亲说：

“静儿的男人是谁呀？”

“大学前面的那一家酒馆的主人，你还不知道么？”

他就回转头来对静儿说：

“你们的婚期是什么时候？恭喜你，希望你早早生一个又白又胖的好儿子，我们还要来吃喜酒哩。”

静儿对他呆看一忽，好像要哭出来的样子。停了一会，静儿问他说：“你喝酒么？”

他听她的声音，好像是在那里颤动似的。他也忽然觉得凄凉起来，一味悲酸，仿佛像晕船的人的呕吐，从肚里挤上了心来。他觉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出口了，只能把头点了几点，表明他是想喝酒的意思。他对静儿看了一眼，静儿也对他看了一眼，两人的视线，同电光似的闪发了一下，静儿就三步两步的跑出外面去替他买下酒的菜去了。

静儿回来了之后，她的母亲就到厨下去做菜去，菜还没有好，酒已经热了。静儿就照常的坐在他面前，替他斟酒，然而他总不敢抬起头来再看她一眼，静儿也不

敢仰起头来看他。静儿也不言语，他也只默默的在那里喝酒。两人呆呆的坐了一会，静儿的母亲从厨下叫静儿说：

“菜做好了，你拿了去罢！”

静儿听了这话，却兀的不动身体，老是坐在那里。他不知不觉的偷看了一下，静儿是在落眼泪了。

他胡乱的喝了几杯酒，吃了几盘菜，就歪歪斜斜的走了出来。外边街上，人声嘈杂得很。穿过了一条街，他就走到了一条清净的路上。走了几步，走上一处朝西的长坡的时候，看看太阳已经打斜了。遥远的回转头来一看，植物园内的树林的梢头，都染了一片绛黄的颜色。他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对了西边地平线上溶在太阳光里的远山，和远近的人家的屋瓦上的残阳，都起了一种惜别的心情。呆呆的看了一会，他就回转了身，背负了夕阳的残照，向东的走上了长坡。

同在梦里一样，昏昏的走进了大学的正门之后，他忽而听见有人叫他说：

“Y君，你上哪里去！年底你住在东京么？”

他仰起头来一看，原来是他的一个同学。新剪的头发，穿了一套新做的洋服，手里拿了一只旅行的藤篋，他大约是预备回家去过年的去。他对他同学一看，就作了笑容，慌慌忙忙的回答说：

“是的，我什么地方都不去，你回家去过年么？”

“对了，我是预备回家去的。”

“你见你情人的时候，请你替我问问安罢。”

“可以的，她恐怕也在那里想你咧。”

“别取笑了，愿你平安回去，再会再会。”

“再会再会，哈……”

他的同学走开之后，他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在薄暮的大学园中，呆呆的立了许多时候，好像是疯了似的。呆了一会，他又